



你知道吗？

古人的元旦是哪一天？

现在一说元旦，人们容易想起的就是每年公历1月1日，利用这一天难得的假期，或是走亲访友，或是与家人团聚。

事实上，在中国古代，也有“元旦”。只不过时间不一致，内涵和习俗也要丰富得多。二者的区别，究竟在哪儿呢？

古时“元旦”源头在哪里？

按字面意思解释，“元”谓之“首”，“旦”谓之“日”，两个字结合起来，可以引申为“新年开始的第一天”。所以，“元旦”又称为“三元”，即岁之元、月之元、时之元。也就是现在常说的“正月初一”。

据说，古代元旦起源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，距今已有5000余年历史。

唐朝时，房玄龄等人负责修《晋书》，里面出现了有关“元旦”的记载：“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，其实正朔元旦之春。”

对元旦比较早的记载，在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诗作《介雅》中亦可见到。里边提到“四季新元旦，万

寿初春朝”，很明确说明它的“开端”意义。

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中还有“正月朔日，谓之元旦，俗呼为新年。一岁节序，此为之首”的记载。

它的起源另有一个传说。相传在远古的尧舜时期，尧帝勤政爱民，在老去以后，把地位禅让给德才兼备的舜，舜又禅让帝位给治水立下大功的禹。他们都做了很多好事，十分受人民爱戴。

为了纪念他们，大家就把尧死后，舜祭祀天地和尧的那天，当做一年的开始之日，称作“元旦”或“元正”，成为古代元旦的由来。

历法变，“元旦”时间也变

传说固然有趣，但实际元旦的来历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。比如做农活，就需要一些准确的时间节点。而一年的开始，又有着特别的意义，所以，人类发明了历法。

古人发现了日夜交替、月缺月圆和四季轮回的自然现象，最终以昼夜交替的周期为一“日”，参照月相变化的周期确定“月”，谷物成熟周期代表了寒来暑往，叫“年”，也就是太阳绕地球一周的时间。

精确计算上述周期经历了很长时间，历法几经变化，“元旦”的时间也跟着变。夏朝使用夏历，以孟喜月

(元月)为正月；商朝的殷历以腊月(十二月)为正月；周朝的周历又以冬月(十一月)为正月。

直到汉武帝时期，才不再折腾，当时规定孟喜月(元月)为正月，把孟喜月的第一天(夏历的正月初一)叫做元旦，自此，一直沿袭至清朝末年。

民俗学专家陈连山表示，民国初年，当时的政府修改历法，想把整个公历作为时间体系，把所有的传统节日均移至公历时间，于是公历1月1日被定名为“元旦”，传统的元旦则更名为“春节”。

“元旦”吃什么？

古代是农业社会，到了“元旦”，大规模的农事活动早已结束，娱乐活动又少。所以，大家很快琢磨出各种跟吃有关的点子，花样百出。

南北朝梁宗懔写了一本书，叫《荆楚岁时记》，记录了古代楚地的各种节日风俗。说到元旦时，明确提到拜贺毕，要进椒柏酒，饮桃汤……还要各吃一个鸡蛋。

其中有饮料、食品，还有药物，几乎涉及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，又各有其特殊含义，表达希望来年福顺安康的心愿。

比较有趣的，是某些地方要吃“汤饼”。这里的“饼”一般不是指烧饼。北宋《岁时杂记》说：“元旦，京师人家多食索饼，所谓年傅飮，或此之类。”索饼指像绳索一样细长的饼，长相类似现代的面条。

明清时，人们喜欢在元旦吃年糕，南方尤其流行。明末《帝京景物略》提到，正月元旦，“夙兴盥漱，吃枣糕，日年年糕”，相当有趣。

不同地区，年糕也换了名字。明正德广东《琼台志》记载当地吃春糕：“元旦前以糯米糍(jí)蔗糖或灰汁笼蒸春糕……杂诸果品岁祀，递割为年茶，以相馈答。”形似今天的生日蛋糕。

小时候的“阳历年”

当下，人们口中的元旦变成了公历1月1日，各种饮食老习俗不见了。民俗学专家高巍说，这也就是老辈儿人口中的“阳历年”，小时候的元旦就像星期天，可以多休息一天。

但孩子依然有孩子的过法。高巍是北京人，小时候家家户户挤在一个大院子里，元旦一放假，他就满院子串门，拉着小朋友跳房子、推铁环……不亦乐乎。

赶上天气冷，他们早早往地上泼几盆凉水，很快就结了冰。一群人坐上小冰车“滑冰”；也有时候把二门的门板卸下来，打乒乓球，能玩得忘了吃饭。

“元旦跟着父亲去值班，老听到他们说，过了今天就是明年。”在高巍印象中，有一年元旦，晚上看着书，就听到收音机里响起钟声，告诉人们新的一年到了。

他说，其实，“阳历年”也是新年的开始，同样具有辞旧迎新的意义。在这个时间点上，人们可以把过去一年的日子捋一捋，看看做了哪些事情，有没有遗憾和失误。

“元旦，还是应该有一些仪式感。”高巍说，也可以写下期待，鼓励自己来年努力实现，去拥抱新的希望和梦想。

(上官云)

摘自中国新闻网

■史海钩沉

古人雪天雅趣多

古人下雪天可干的事情很多，而且风雅有趣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下雪天最喜欢和人畅饮，除了那首著名的《问刘十九》，还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：“一盏寒灯夜外夜，数杯温酒雪中春”。白居易对雪夜饮酒独有偏爱，一到下雪天就呼朋引伴。有这样偏爱的还有大诗人李白，他曾写过“雪花酒上灭，顿觉夜寒无”，可见雪夜饮酒，暖心暖身，如果碰巧有好友相伴，岂不是人生美事一桩？

踏雪寻梅也是古人下雪天爱干的事情。唐代诗人孟浩然说：“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”。独自咀嚼这句话，不由得乐了。诗人有癖，大雪纷飞中骑在驴背上，不是急着赶回家，而是在驴背上慢悠悠地斟酌词句，想想是不是怪有意思的？可谓诗痴一枚。宋人曾几喜欢雪后折梅放置灯下，万物凋零的冬天，有梅花白雪中来，可谓清新养眼：“窗前数枝逾静好，园林一雪碧清新”。我最喜欢的要数宋人卢梅坡的两句：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，清绝，风雅，妙不可言。大诗人陆游曾为“梅花醉十年”，清代画家恽寿平曾“踏遍梅花带月归”。踏雪寻梅，雪与梅相互交映，可谓诗情画意，彰显出风情与雅致。

下雪天烹茶听雪也是一件风雅的事情。古人喜欢用雪水煮茶，唐人陆龟蒙有诗：“闲来松间坐，看煮松上雪”。《红楼梦》中的妙玉也曾收了梅花上的雪，留着烹茶用。松上雪，有清幽的木香。梅上雪，有独特的香禀。都是煮茶的好雪，加之神奇的东方小树叶，独具茶之禅意，融合在一起，可谓天上人间，清妙绝伦。清代学者震钧曾说：“雪水味清，然有土气，以洁瓮储之，经年可用”，可见虽是雪水煮茶，却不是即取即用，一定是隔年或多年的。唐代诗人司空图喜欢雪天喝茶：“中宵茶鼎沸时惊，正是寒窗竹雪明”，雪夜煮茶，人已昏昏欲睡，茶汤鼎沸，人才惊醒，可见对茶的痴爱与偏好。人在寂寞的时候能干什么？当然是煮茶听雪。

唐代诗人贾岛喜欢雪夜静坐，他曾写过：“僧同雪夜坐，雁向草堂闻”，寥寥几笔，山寺、秃树、清水寒流、僧人、雪夜，呈现在同一个空间和纬度，清淡素朴，清瘦寒凉，读来有一种凉慢慢侵肌入骨。唐代诗人李频喜欢雪夜访友：“何人山雪夜，相访不相思”，下雪天正好闲来无事，雪夜访友，就不用日日在心中挂念了。晚明才子张岱喜欢下雪天到湖心赏雪，神情雅兴不与一般人同。烟水苍苍，白雪茫茫，天光水色，一叶扁舟，人在画中，美不胜收。

摘自《西安日报》